

由“笑脸墙”想到的

马佳

不久前，一面400平方米的“笑脸墙”在南京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亮相，墙上印着该校征集到的272名学生的灿烂笑脸。校方希望用这种方式展现学生的青春风采，营造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无独有偶，去年11月28日，郑州市陇海中路小学里也出现一面“笑脸墙”，72名老师的笑脸被印在墙上。学校此举是想让学生一进校门就看到老师的笑脸，改善师生关系，学生们也认为这面“笑脸墙”很有感染力。南京和郑州的这两面“笑脸墙”，让身为小学教师的我露出会心的微笑。

长期以来，儿童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不少孩子早早患上近视眼、肥胖病、失眠症。过度的劳累更使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失去了应有的童真与童趣，一个个变得“早熟”起来，还哪来笑脸可言？老师在校园里也太过严肃，令学生敬而远之难以亲近。如果老师们能常常笑容，学生们也会感到轻松和宽慰一些了。

孩子们的“早熟”绝非好事。如今中小学也常举办文艺活动，但我发现许多成年人却并不喜欢看，因为孩子们表演的几乎是成人的腔调、大人的做派，“成人化”使孩子失去了童趣与童真，变得不那么可爱了。再看校园里的那些标语口号，也与社会上的

儿童有两种极端的心理，都很有害。一是忽视，二是期望太高。合理的教导应是解除儿童痛苦，增进儿童幸福之正确路线。陶先生所说的“受了损伤”、“扼杀幼芽”指的都是童心，早早失去童心、童真和童趣的孩子，必定难现笑靥，自然“即不夭折，也难成材”了！

郑州和南京的“笑脸墙”，令人陶醉，心胸为之大振，这些学生和老师们充满阳光的笑靥，是对童心的礼赞、对童真的解读、对童趣的宣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要努力呵护他们宝贵的童年，让他们舒

心地玩、可劲儿地乐，在笑声中长大，在欢乐中成才。上网浏览，得知如今国内“笑脸墙”正大为走俏，各地都在趋之若鹜大力模仿。我以为，“笑脸墙”只是一种表现童趣和美丽的形式，而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有爱孩子的意识，我们还可以创意出各色各样有类似效应的新花样来。倘若大搞“笑脸墙”只是为了跟风、赶时髦甚至“作秀”，那就事与愿违有悖初衷了！应该切记：表现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年人的心中要真的多为孩子着想，让“祖国的花朵”少一点烦恼、多一点欢笑才是！



小村(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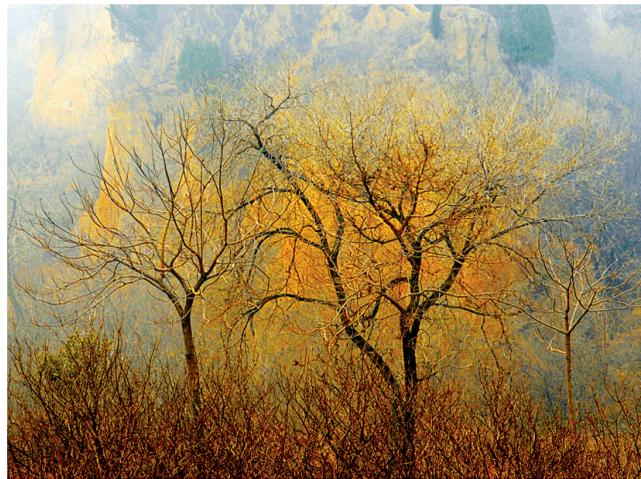
青衣

乡邑旧事

苏东坡在郑州

马承钧

嘉祐元年(1056)，苏轼首次离家出四川到汴京赶考，翌年，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主考官欧阳修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嘉祐六年(1061)，26岁的苏轼奉命从汴京赴陕西凤翔出任判官。农历十一月十九日途经郑州。当时其胞弟苏辙(字子由)正栖居郑州，弟兄二人的感情原本就十分深厚，免不了在郑州客栈彻夜长谈、畅叙亲情。临别，苏辙将苏轼送到郑州西门外，两人恋恋不舍依依惜别。想到弟兄从此天各一方，东坡情之所至，就在马背上洋洋洒洒写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首》。诗云：“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



山间小树(摄影)

常天文

提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稍有点古文功底的人便能倒背如流，尤其是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推崇膜拜并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千百年间传唱不衰。然而，范文正公的这篇千古佳作到底写于何地，却鲜有人知。

很多人望文生义，想当然地以为《岳阳楼记》写于岳阳，其实大相径庭，河南邓州的花洲书院，才是《岳阳楼记》如假包换的诞生地。

乍提花洲书院，也许知其名者并不甚多，因为它毕竟没有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声名显赫。

范仲淹原系江苏吴县人，两岁丧父。四岁时，因家境贫寒，其母为生活所迫，带着他远适他人。范仲淹少有大志，常慨然以“利泽生民”为己任，入仕后，曾多次为民请命，累官至参知政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于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悲愤之余，乃上书自请守邓，次年，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身份来到邓州任上。以堂堂副宰相之才智治理邓州，恰如老子所言“如烹小鲜尔”。范仲淹在邓州任上大显身手，把自己满腔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热情奉献给了邓州父老。他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而且每年还要亲自带领百姓造井耕田，引水植蔗，为子民树立楷模。不消数年，邓州境内即政平讼理，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范仲

文化杂谈

花洲书院与《岳阳楼记》

陈泽来

淹对邓州表现出了深深的留恋之意，曾写诗自况，“卧龙山曲多贤达，愿与逍遥九老中。”

一年后，朝廷命范仲淹移守荆州，而邓州百姓因感其恩德，绵延数里，跪道挽留。范仲淹为民情所动，遂上书皇帝，恳请继续留邓，皇帝知其心意已决，只好应允。

公余之暇，范仲淹多饮酒赋诗或讲学会友。“七里河边带月归，百花洲上啸生风”，“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里夜忘归”，和朋友们在一起，范仲淹一反平日刻板严肃的模样，或击鼓高歌，或迎风长啸，颇有放浪形骸忽若狂之态。不久，范仲淹看中邓州城南隅前谢绛建后又废弃的“百花洲”，其清幽怡人的松溪芳塘，令他思虑万千，“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谢公创危亭，屹立高城头。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秋。我来早亭坏，何以待英游。”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对百花洲进行了重新整治和修建，以崭新面貌出现在百花洲的览秀亭巍峨高耸，春风阁伟岸壮观。范仲淹又在风光旖旎的百花洲畔创建了春风堂。饱经忧患的范公终于有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家园，得以安抚那颗受伤的

心灵。在百花洲上，范仲淹与民同乐——牡丹园里看花开花落，春风阁内以文会友，览秀亭临风放歌。范仲淹知邓期间，还在百花洲旁建起一座书院，常于书院内执经讲学。为广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书院内，讲经者娓娓道来，听课者如沐春风，其情其景，诚可感人。这座书院，便是如今的花洲书院。

当初与范仲淹一同贬官的，还有其挚友滕子京。滕子京贬官岳阳后，重修了江南名楼——岳阳楼。新楼落成，滕子京想：自古人以地名，地以人显，若想岳阳楼从此天下扬名，必

新书架

《唐代佛教》

田果

此书系统地阐述了范文澜先生对中国唐代佛教的看法。范文澜对佛教是持批判态度的，总的看法是，“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最大祸害”。尽管“它在文化领域内曾作出不少成绩”，“艺术方面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但是“佛教利用艺术作贩毒广告，艺术性愈大，流

毒也愈大”。他举出了佛教“显而易见的大祸害”有三条：“第一，寺庙林立，宣扬迷信”；“第二，多立宗派，广收徒众”；“第三，麻痹农民，阻碍起义”。他认为“特别是第三条，尤其有辟而辟之的必要”。本书观点独到，论证清晰，有理有据，启人深思。重点论述了唐代佛教的剥削本质，作者认为，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

重庆出版社出版

宋梓南一下站了起来，他完全没有想到，老秦在这里会使用“先逃”这两个字。他不解地追问：“比我们先进？你说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先进？”宋梓南这么一反问，倒让秦副书记自己也愣怔了一下，一时不知怎么往下说。过了一会儿，他十分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客厅里来回大步走了两圈，一下在宋梓南面前站了下来：“不是他们全都比我们先进。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确让我们很难想象……在最后形成的纪要里，我们的确用了这样的说法，我们在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的确确看到了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客观地说，有些地方，我们比他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年。”

宋梓南一震：“比他们落后了很多年？”

秦副书记：“比如说，落后十年。有的地方可能还落后了二十年，甚至落后三十年五十年。”

宋梓南张大了嘴，完全呆住了。

第二天一早，宋梓南坐车去上班，刚走出宿舍楼的门洞，就看到有个人影在宿舍楼门前的林带里晃动。司机不敢大意，忙下车来，赶过去保护宋梓南。

没料想，那个“人影”却大大方方地向宋梓南走了过去。

“唐大记者啊，一早在哪儿转悠呢？”原来宋梓南认出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是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的大记者唐惠年。

唐惠年犹豫了一下：“能在这儿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这件事，不能上办公室谈。”

回到宋家的客厅里，唐惠年说：“宋书记，您知道上头这回紧急召您进京，是为什么吗？”

宋梓南答道：“不知道啊。你们记者站通天，得到什么消息了？中央最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唐惠年微微地一笑：“还是宋书记表明。”

这时，宋梓南的爱人顾亭云端着两碗馄饨走进客厅来。

宋梓南对唐惠年做了个“有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先去端起一碗馄饨说道：“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

唐惠年一边去端馄饨，一边说道：“民间一些知识分子的说法来说，眼下中央正在下大力气解决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寻找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宋梓南皱了一下眉头，说：“这会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你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我们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一句话，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

唐惠年说：“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为什么这么些年会有这么多的人往香港跑？通过调查，我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前不久来我们省视察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大批边民外逃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对这个说法不一定买账啊。”

“那你调查后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宋梓南皱了一下眉头，说：“这会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你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我们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一句话，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

唐惠年说：“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为什么这么些年会有这么多的人往香港跑？通过调查，我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前不久来我们省视察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大批边民外逃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对这个说法不一定买账啊。”

“那你调查后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宋梓南皱了一下眉头，说：“这会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你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我们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一句话，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

连载

第十九章

靖子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汤川的话朝她当头压下。那些内容实在惊人，实在沉重，几乎压碎了她的心。

他忽然作出如此牺牲？富樫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他什么也没说，只说她用不着操心。她还记得他在电话彼端，淡淡地说都已妥善处理妥当，什么都不用担心。

她的确感到奇怪，警方面的为何是案发翌日的不在场证明。之前神神已吩咐过，三月十日晚上要做什么。电影院、拉面店、KTV，以及深夜的电话，样样都是照他的指示做的，只是她并不明白这么做的用意。警察询问时，她虽然一一据实回答，但心里还是很疑惑：为什么是三月十日……

现在她全明白了。警方令人费解的调查，原来全都是石神设计好的。她不愿相信石神为了自己这么一个毫无长处、平凡无奇、没什么魅力的一生！

她双手捂住脸，什么都不愿想。汤川说他会告诉警方，他说一切都只是推论，毫无证据，她可以自由选择今后该走的路。她不由得恨恨地想，他逼她做的是何等残酷的抉择！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无法站起。她僵着，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人拍她的肩，她吓得猛然抬头。

藤原正忧心忡忡地俯视着她。

靖子回到家，美里还没回来。靖子打开身旁的抽屉，取出塞在最里面的点心盒，从最底下抽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纸，爬满密密麻麻的字迹。

那是石神打最后一通电话前，放进靖子信箱的。除了这张纸，还有三封信。每封信都足以证明，他在疯狂纠缠靖子。现在，那三封信在警方手里。

这张纸上，对三封信的用法、警察来找她时该怎么应答，都作了详细说明。不只是对靖子，还有写给美里的。在那详细的说明中，有他预估的各种状况，好让花冈母女无论受到怎样的询问，都不会动摇。因为这份，靖子和美里才能毫无慌乱、理直气壮地与警察对峙。当时靖子觉得，如果应付得不好，让人看穿，定会害石神的一片苦心化为泡影。

指示之后，还有这么一段。

藤原邦明先生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和他结婚，你和美里一定能获得幸福。把我完全忘记，不要有任何罪恶感。如果你过得幸福，我所做的一切才是徒劳。

她看了又看，再次落泪。

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她的目光停留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他刚才已正式求婚。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去了他的心愿。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但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域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困扰。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柜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手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女性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她的目光停留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他刚才已正式求婚。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去了他的心愿。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但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域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困扰。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柜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手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女性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她的目光停留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他刚才已正式求婚。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去了他的心愿。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但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域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困扰。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柜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手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女性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她的目光停留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他刚才已正式求婚。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去了他的心愿。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但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域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困扰。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柜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手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女性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她的目光停留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他刚才已正式求婚。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去了他的心愿。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但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域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困扰。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柜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手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女性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她的目光停留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他刚才已正式求婚。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去了他的心愿。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但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域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困扰。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柜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手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女性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她的目光停留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他刚才已正式求婚。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去了他的心愿。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但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域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困扰。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柜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手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女性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